



檐下絮语

一年一度的暑假已接近尾声。每到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，总会轻轻勾起我心底最柔软的回忆，想起儿时在农村度过的夏日时光。

我的童年，没有空调房的清凉，也没有电子产品的缤纷。属于我的童年时光，是漫天遍野的蝉鸣，是稻田翻涌的清香。我在点滴劳作中体会生活的本真，读懂踏实成长的道理。

乡村的黎明，总是安静又温柔。天色微亮，东方晕开浅浅的粉白，母亲早早轻声唤我：“趁早上凉快，起床去田里割禾啦。你哥哥姐姐也一同去。”我揉着惺忪睡眼，迎着清晨微凉的风，跟着大家走向田野。

放眼望去，田野绵延无际，层层稻浪翻涌着金灿灿的波光，饱满沉甸甸的稻穗弯弯曲曲，

满目都是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。母亲在前方俯身收割，银亮的镰刀贴着稻秆轻快起落，“刷刷”的声响干净利落，割下的稻禾整齐铺展在田间。我紧紧跟在身后，学着大人的模样弯腰劳作。我的手法生涩，镰刀总是落不稳，割出的稻束参差不齐。母亲俯身耐心示范，细细教我贴着稻秆下刀，手腕顺势发力，一丛一丛稳稳收割。田边稻丛里藏着怯生生的小青蛙，懵懂地打量着我，待我伸手轻探，它便纵身跃入泥水，漾开细碎涟漪，悄然隐入田间深处。

不远处的田地里，父亲和邻里乡亲正忙着打禾脱粒，众人交替踩着打禾机的踏板，轰鸣的声响和着林间此起彼伏的蝉鸣，汇成乡村盛夏的劳动乐章。金黄的谷粒簌簌脱落，不多时，打禾机桶里便堆起一座座小小的金色谷堆。姐姐撑开编织袋收纳稻谷，父亲和哥哥扛起沉甸甸的粮袋，走向村口的晒谷场。阳光洒落肩头，一家人并肩劳作的身影，是夏日田野间最朴实动人的风景。

太阳渐盛，烈日当空，村口的晒谷场，成

了整个村庄最热闹的地方。姐姐手持铁耙，把成堆的稻谷均匀摊开晾晒。炙热的阳光铺满大地，谷粒被晒得温热干爽，光脚踩在谷堆上，触感热辣辣的。我接过铁耙，认真翻晒谷粒，让稻谷充分接受日晒。孩童的劳作总是伴着童趣，我和姐姐光着脚丫在晒谷场上踢谷嬉戏，踏出蜿蜒灵动的纹路，玩起专属乡间的“画地图”游戏。看似玩乐的举动，实则不断翻动谷粒，让稻谷能够更快晒干。落日西斜，晚霞漫染天际，漫天余晖铺满晒谷场，哥哥拉动铁耙，我和姐姐合力将满场的稻谷聚拢，堆成圆润饱满的金山。经阳光烘焙过后的稻谷清香四溢，温柔包裹着整座村庄。

盛夏的收割落幕之后，暑气渐缓，乡间又迎来插秧播种的时节。父亲赶着老黄牛，推着犁耙，在泥泞水田里犁地整田，软泥没过小腿，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费力。母亲站在田埂上，把一捆捆嫩绿秧苗轻轻抛向田间，青秧划出灵动弧线，落水溅起细碎水花，惊起了水面休憩的红蜻蜓，让静谧的水田瞬间鲜活起来。我学着父母的模样弯腰插秧，小心翼翼

捏住秧苗根部，稳稳按入淤泥。奈何插下的秧苗总是歪歪扭扭、行列杂乱。姐姐插秧手艺娴熟利落，耐心教我拿捏力度、对齐行列。我用心模仿，指尖却依旧笨拙，刚插稳的秧苗，常常被水波轻轻荡歪。忙完一垄秧田，直起身时腰背酸涩僵硬，掌心沾满青湿的秧苗汁液，裹挟着淡淡的草木清香。暮色渐浓，晚霞漫天，水田倒映着一家人劳作的身影，与错落青绿的秧苗相融交织，绘成一幅温柔安宁的画卷。

蝉鸣渐渐稀疏，悠长的暑假缓缓落幕。经过整个盛夏的田间劳作，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，稚嫩的掌心磨出薄薄的茧子，这是我童年最深的印记。家中谷仓囤满饱满稻谷，田间新秧抽芽吐绿、生机盎然，所有收获，都是一家人并肩耕耘、汗水浇灌的馈赠。

那些年的暑假，我与田垄为伴，和稻香为邻，这段岁月悄悄教会我一分耕耘、一分收获的朴素道理。这份藏在阡陌烟火里的温暖成长，深深镌刻心底，温柔了岁岁年年，温暖了漫长岁月。

生活物语

一滴香油

●周虎军

“青竹竿，挑绿瓦，为了孩子娘挨打。”这是中原一带老百姓根据芝麻的生长特点编的谜面。

说到香油，便绕不开芝麻，这个大家都明白。

芝麻全身是宝，深受乡亲们宠爱。撇开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的美好寓意不说，芝麻叶加工后储存起来是上好的配菜，芝麻秆是烧火做饭的优质燃料，芝麻粒是制作小磨香油、芝麻酱的原材料。

处暑是摘芝麻叶的好时节。它是双子叶植物，叶子两两相对。把芝麻叶一片一片有间隔地摘掉，让芝麻充分接受日光照射，既不影响芝麻产量，又免得叶子和芝麻粒争抢养分，可谓两全其美。

将摘下的芝麻叶挑拣之后，经过水煮、沥干、晾晒，便可收贮起来，陆续端上饭桌。我们家乡有一道名曰“芝麻叶糊涂面”的美食，如果面条里没放芝麻叶，这道美食就缺了灵魂，再加什么调料都没味儿。

处暑过后，部分芝麻荚也会早熟，咧开了嘴，露出整整齐齐、簇拥在一起的芝麻粒。摘一颗，用口轻轻一吸，芝麻荚里的芝麻粒，好比蹦蹦跳跳的“小松鼠”钻进口中，醇烈的香味随之扩散开来，带着阳光的清甜。

摘下叶子的芝麻成熟得很快，待芝麻秆上多数芝麻荚微微泛黄，芝麻就可以收割了。

清晨，露珠还沾在芝麻叶上，乡亲们握着锋利的镰刀伸向芝麻秆根部，用力一勾，秆根便分离开来。随后，用陈年谷草把芝麻捆成一捆一捆，抱到车上运回家。找一处朝阳的地方，将一捆捆芝麻根朝下、梢朝上摆放，让芝麻粒待在如同口袋一般的芝麻荚内。若是倒放，部分早熟的芝麻粒便会散落在地上。

时令虽已过处暑，中午的太阳依旧热辣辣的。经过太阳一天天的烘焙，堆在墙根的芝麻秆慢慢变成深褐色，芝麻荚也咧开了嘴，调皮的芝麻迫不及待地从壳里跳出来，瞧瞧外面的世界……

晴好的午后，铺一张旧床单，取一捆芝麻，头朝下，根朝上倒置过来，拿一根细木棍敲击芝麻秆。一粒粒芝麻如同放学的小学生们，争先恐后、蹦蹦跳跳地从壳里跑出来，片刻工夫，床单上便堆起一座芝麻“小山丘”。挑去上面的碎叶子、土疙瘩等杂物，最后把颗粒饱满的芝麻装进干净的口袋。之后半个月，还要这般反复敲打脱粒。

寒露过后，手头的农活不再那么紧迫，乡亲们便腾出手来制作小磨香油。

先把芝麻淘洗干净，晾干后倒进大铁锅，不停翻动锅铲，文火慢炒。芝麻受热膨胀，渐渐变成深棕色。待到闻到一阵淡淡的香气，便倒入簸箕中降温。接着把芝麻送入小石碾，转动石碾，不多时，芝麻酱便顺着碾子槽流进一口大锅。

把芝麻酱全部收进锅中，向锅里分次加入适量开水，搅拌均匀。起初水和芝麻酱交融在一起，慢慢便出现油水分离。再过片刻，水和芝麻渣沉在底下，油浮到表层。再用油葫芦在油面上下轻轻拍打，促使芝麻酱里细小的油滴抱团浮出，香喷喷的小磨香油就这样做成了……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，被乡亲们装进瓶、罐、瓷，赠予远方的亲朋好友，传递着如同油香一般的深情厚谊。

一粒粒芝麻，从播种、收获，化作一滴滴香油，最快也要4个月。在这从春到秋的时光里，饱含着乡亲们无数的心血与汗水。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，同样，这一滴滴香油之中，更蕴含着乡亲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，对烟火人间最朴素的期待。每一滴香油，流淌的都是时光与心意共同酿出的暖意。

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（仅限本地作者）：
kt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四季话语

蝉

●山林

午后的热浪裹着晃眼的阳光，把整条街晒得发软。梧桐树的叶子耷拉着，好似渴到极致的舌头。街上行人寥寥，唯有蝉声，绵密稠厚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浸在这片聒噪之中。

这声响是立体的，带着重量。它自树梢倾泻而下，灌入耳畔，填满房间的每一处角落。你躲不开它，正如躲不开盛夏本身。初听只觉烦噪，慢慢便听出几分意味：那不是单一的声响，是万千鸣啭交叠而成；也并非纯粹的噪声，更像是夏天的心跳，急促滚烫，仿佛要将生命燃至尽头。

蝉自知时日无多。它们在地下蛰伏数年，3年、5年，有的长达17年。幽暗泥土之中，吸食树根汁液，缓慢生长。那是何其漫长的等候！不见天光，不闻声响，只剩无边的黑暗与潮湿。它们一次次蜕皮，挣脱旧壳，如同被禁锢的灵魂，在逼仄地底一寸寸长大。

某个夏夜，它们终于破土而出。彼时还是褐色的蝉蛹，行动笨拙迟缓，奋力攀上树干，紧紧扒住树皮，迎接生命最后一次蜕变。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挣扎：脊背裂开缝隙，翠绿躯体缓缓挤出，翅膀蜷曲柔软，如同两片嫩叶。待到晨光洒落，薄如轻纱、脉络清晰的翅膀缓缓舒展。旭日东升，它们已然蜕变：乌黑躯体，晶亮复眼，配上一对通透羽翼，飞上高枝，迎来属于自己的短促盛夏。

这般想来，那近乎竭尽的鸣啼便令人心生惻隐。以数年黑暗，换一季盛夏；以漫长蛰伏，换一季高歌。声声鸣叫，藏着急切与不甘，倾尽一生积攒的力量。古人早已借蝉寄寓身世。清代施补华评唐人咏蝉：虞世南“居高声自远，端不藉秋风”，是品格清高者之言；骆宾王“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”，是身陷困厄者之叹；李商隐“本以高难饱，徒劳恨费声”，是失意潦倒者之慨。蝉声本无差别，人心各有境遇，听蝉亦是听己。

蝉蜕还是一味中药，《本草纲目》记载它可散风热、宣肺定痉。褐黄通透的空壳，保留着蝉的形态，却轻若无物。司马迁赞屈原“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”。汉魏以玉蝉随葬，寓意灵魂超脱尘俗。小小的蝉，历最深黑暗，见最亮光明，空壳也自带几分清透灵性。

儿时夏日清晨，我常与同伴到树下捡拾蝉蜕。壳牢牢攀附树皮，需用力方能掰下。我们收集满满一瓶，卖给收草药的商贩，换些糖果。空空蝉壳，躯体早已离去，姿态却一如生前，这便是“金蝉脱壳”的由来。

如今知了竟成了一道桌上美食，油炸之后色泽金黄，撒上椒盐，旁人盛赞它香脆可口、富含蛋白，我却始终不忍入口。蝉的一生，是漫长蛰伏，亦是短暂高歌。它们于黑暗地底隐忍经年，好不容易破土得见天光，我总盼着，能让它们好好唱完这个夏天。



《碧水人家》永哥 摄

时光隧道

G7 经过我家乡

●刘利元

齿紧咬柳枝根部，一边用手往下捋树皮。捋几根，放好了，就开始问在旁边帮忙干活的孙辈们，你们长大要种地，还是要站栏杆？栏杆，我好长时间以为是“蓝杆”，那时候供销社售货用的柜子确实用油漆漆成了蓝色。能够站在栏杆后面收村里人的柳条，那该有多么自豪！于是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站栏杆！”旁边编箩筐的爷爷选好箩筐的提手，从底部开始编，一层一层，满满往上围。往往编到一半儿时，便给我们讲故事，说：“谢家出了九条县，胡家出了个胡闹老。”大意是说，民勤县有两家人特别厉害，谢家出了好几位县令，胡家出了一个内阁首辅。在最初听的时候，并不能完全明白。特别是“闹老”，我们误以为是河套方言讲的“佬佬”，像我们村一样，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。

爷爷到村里落脚后，再没有回过老家。最早的时候，我们以为他修路是为了方便民勤县的亲人来探望。在爷爷生病时，常见他坐在窗台前向南眺望，有时一个人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地在村道上走来走去。

直到1990年冬天，二姐带着我回家，我才明白了爷爷的良苦用心。那时村里不通车，我和二姐在县城读书，两个人坐车到公社（其实是乡政府所在地，当地人习惯这样叫），借了一辆自行车往回骑。本来我想骑车，让二姐坐后座，可二姐说她年纪大，让我坐后座。那天的西北风特别大，逆风而行，就算推车都很吃力，更别说骑车带人了。我说了几次“咱们换着骑吧”，可二姐始终不肯，硬是吭哧吭哧使劲蹬车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骑到汽路和村道的交叉口了。我又提出换着骑，二姐还是不肯，我只好拽着她的衣襟端坐在后座上。二姐的棉衣潮湿的，早出了一身汗。抬头往前看，不远处有点点火。往常总有许多坑洼的土路，那天竟然感觉不到颠簸。回家后，爷爷对我们说：“要好好好学习，考出去，不要一辈子窝在村里。”

1992年春天，爷爷去世了。那天刮了好大的风。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：我一定要听爷爷的话，好好学习，考出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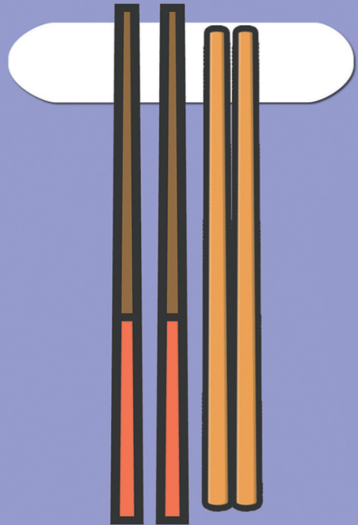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放心夹菜
共享美味

A WORRY-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
ENJOY FINE FOODS

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

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
SERVING CHOPSTICKS



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
江 门 市 文 明 办

